

行云流水记

上

沈鹏年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沈鹏年 著

行云流水记狂

上



上海三联书店

序

溯自明清之际，正当西洋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亦发生丕变。由宋明理学而转为义理、词章、考证三大流派。降至同（治）光（绪）两代而至末造，不但对自然科学之学黯然失色，即如清初学风亦浅淡蜕化，唯记闻之学聊备风规。迨至清末民初，即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新闻文艺发展，即如记闻旧学亦形色有异，何况余者。由此递变，经民初五四运动逐渐而至於文化大革命期间，惶惶不可终日，有能抱残守阙，蛰居浩劫之中而依然耽嗜书史，沉潜于记闻者，已无多子。但吴会之间，由来固多埋光抱道之秀士，如古吴东山沈鹏年，即足为例。今沈君以所著《行云流水记往》一书嘱书，即此并序其难能可贵之实尔。

时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下旬

戊子年冬月之杪 行年九一

常懷琇

目 录

序.....	南怀瑾
--------	-----

仰 止 篇

萦怀一个多“花甲”的人生“胜缘”	
——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年祭”给我的启示.....	3
瞻仰鲁迅遗容的感受.....	4
阅报十年产生了迷惘.....	7
伟人周恩来启示我人生方向.....	16
周恩来像明灯影响我终生.....	23
震动海外第一篇：梁漱溟先生访问记（初刊香港《良友》画报）	30
题记 梁老为何将拙文收入他的《自传》？.....	30
风号大树中天立.....	36
“我和毛泽东本来是老朋友”.....	36
究竟为何批判梁漱溟？.....	39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43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44

“无我为大，有本不穷”	47
心佛众生 唯显自性——亲闻梁漱溟先生的重要谈话	49
梁老和我谈“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49
梁老谈他与熊十力的友谊和分歧	53
梁老在“文革”中为何写《儒佛异同论》？	60
梁老谈为何给孔子鸣不平、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脉	64
梁老谈对待生死问题应持的态度和境界	69
梁老最后谈对台湾青年的希望和遗愿	73
清风明月 卓荦无忝	
——记赵朴初先生青年时代二三事	76

影 视 篇

巨片《鲁迅传》的诞生与夭折	85
上篇：为山九仞	85
下篇：功亏一篑	109
名著《围城》从小说到荧屏	127
《围城》引起的回忆	127
《围城》怎样改编上荧屏	138
最早评价《围城》的共产党人	155
世纪新元忆《围城》	162

探 源 篇

国共合作营救“郭沫若归国”秘闻

- 蒋介石对郭的“赦令”怎样公布的?175
- 郭沫若归国问题补正176
- 陈布雷与郭沫若177
- 畏垒鼎堂诗寿倡和179
- 共产党功不可没——再论郭沫若的归国问题182
- 中日两“夫”的友谊及教训184

鲁迅和《新青年》的若干花絮

- 在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采访札记187
- 题前的话187
- 鲁迅和《新青年》的最早接触188
- 陈独秀对鲁迅小说“五体投地地佩服”190
- 《新青年》主编谈《呐喊》192
- 鲁迅“旧梦”的重温194
- “遵命文学”索引196
- 《新青年》促成《一个青年的梦》198
- 刘复幽默遭忌 鲁迅仗义护友201
- 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游戏”文字204
- 《新青年》要鲁迅劝钱玄同写稿206
- “阿世”、“禽男”到“新旧冲突”的典故210

鲁迅先生与铃木大拙

- 写《金刚经》偈语赠日本僧人214

郭沫若为何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回答我“质疑”的郭老亲笔信	220
郭沫若为鲁迅研究工具书题字 ——拙著《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封面的由来	225
郭沫若谈鲁迅与创造社“宣言”合作 ——郭老给我的信和谈话	232
对鲁迅《斯巴达之魂》的“寻探根源” ——钱锺书先生在“文革”中给我回信	236
共产党慧眼识真才——记袁殊与张爱玲的成名	242
张爱玲的“白璧之玷”	242
《杂志》社使张爱玲“红”遍上海滩	246
《倾城之恋》从舞台到银幕	248
文以载道、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尧	250
《鲁迅风》里看性尧	253
从王任叔离沪前的信再看性尧	308
从投稿《古今》论性尧“白璧之玷”	327
“年青的期待”——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 ——提供一件历史资料	353
《十日谈》与“打鬼运动”	357

海 外 篇

当代“鉴真”的传奇人生

——关于美国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长沈家桢博士363

古玉兰下忆静波——记我的乡亲严家淦先生.....377

上篇：古镇、名园、岁月.....378

中篇：故家、老树、沧桑.....384

下篇：相思情在天涯.....394

陈立夫誉大陆的《观音宝相》.....398

记摄影大师朗静山401

郎静山与枇杷图407

“飞虎”情系中华——记克莱尔·李·陈纳德.....410

友 谊 篇

郭沫若六十年前对一个青年的厚爱

——我提供他的译诗佚文、他介绍优惠购书.....425

丰子恺“往事憬然”忆鲁迅

——“文革”中我与丰老在日月楼中“苦中找乐”430

《鲁迅传》创作组的“政委”——缅怀杜宣同志.....442

张爱玲论唐大郎的诗文

——《大郎小品》中的张爱玲佚文……………448

陈从周情系徐志摩……………453

我是“书迷”的“多元论”者……………453

陈从周三荏寒舍欣赏徐志摩“手迹”……………455

科学之光 艺术之美——记爱国科学家许宝騄的坎坷一生……………458

神秘的书屋和奇特的教授

——木简书屋主人、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范纪曼……………470

从周楞伽遗简看文人风骨——给我和致性尧的信……………486

我《爱黄裳》的史证

——关于郑振铎的《纫秋山馆行篋藏书》及其他……………493

当黄裳“粉丝”(fans)要甘受委屈

——我“心甘情愿”为他作牺牲……………512

后记：向读者交心……………**沈鹏年**

附录：沈鹏年写作生涯六十年……………**陈雪萼**

仰

止

篇

萦怀一个多“花甲”的人生“胜缘” ——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年祭”给我的启示

唐朝一位大诗人认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越剧《祥林嫂》最后在舞台上“抬头问苍天”：“如梦如烟过几年？”——岁月渐渐流逝，回眸人生，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觉已八十多个春秋了。我诞生在太湖洞庭山一个山乡小村。这里如今虽然号称“长江三角洲一座著名的花果山”；算是历史上与京帮、晋帮、徽帮、宁绍帮等相提并论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钻天洞庭山帮”的发源地。但在我出生当年，此地还是孤峙汪洋太湖中，要靠“摆渡船”才能到达彼岸的一个半岛。像我这样一个渺小、平凡的普通乡下人，能够从僻野山乡来到繁华无比的大都市上海；从上海起步走遍全国数以百计的名山大川；踪迹涉及美、欧等国的名都大邑，这都是时代、环境、潮流、因缘、机遇……使然。其间，有幸接触、结交了不少当世名彦、前辈。屡亲罄欬、欣接咳吐珠玉；又蒙手教，珍秘如同拱璧。所谓“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我生何幸，这更是人生可遇难求的“胜缘”。

清人龚定庵《逆旅题壁》诗云：“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流光一去不复返，铭刻在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而萦怀一个多“花

甲”的人生的“殊胜因缘”，则是周恩来这位当代伟人在“鲁迅逝世十年祭”给我的启示，有似暗夜明灯、醍醐灌顶，如梦惊醒，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个乡下人怎么可能见到伟人周恩来，并亲聆他的重要讲话呢？这段因缘还得从头说起——

瞻仰鲁迅遗容的感受 ——决心学习先生遗著、研究有关历史

20 世纪 20 年代，我诞生在苏州吴县东山镇古槎湾的“沈氏三学书屋”。关于“东山沈氏”及“槎湾三学书屋”，据东山镇人民政府编印出版的《东山历史文化丛书·东山大族》一书中的记载：

“沈氏为中国五十个大姓之一，在江浙地区有很大影响。”“现在东山沈姓人口 1782 人，在全镇 285 个姓氏中列第十位。”“清咸丰年间，沈二园赴沪经商获得成功，成为上海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后来，沈二园父子又招席正甫三兄弟荐至外商洋行和银行作事，或任买办、或任经理、或任司账。于是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中，在上海造就了一个可与宁波商帮、安徽商帮、广东商帮、山西商帮等匹敌并占鳌头的洞庭山帮。”（见该书第 179、182 页）

至于“槎湾沈氏三学书屋”，该书记载颇详，节略如下：

“槎湾三学书屋沈家。……源出吴兴沈约，支系为相城沈周。沈家世为吴兴望族，祖训‘三学’，即‘学渔、学樵、学耕’。世代‘渔樵耕读，务农为本’。明代沈氏后人辑有《沈氏农书》一卷。槎湾沈氏高祖沈康田，经商有道，崇儒信佛。在资财充裕后，购本村三卯堂贺氏之‘易学藏书楼’和凝瑞堂刘氏之‘经、史、子、集’等古籍，改祖训‘三学’为‘学儒、学佛、学易’，扩建‘三



学书屋’，藏书规模颇大。……清嘉庆戊寅，龚自珍曾慕名前往槎湾观书。民国年间，著名学者顾廷龙（原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蒋吟秋（苏州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苏渊雷（上海世界书局总编辑）、胡昌炽（南京金陵大学教授）等名士，均到过槎湾三学书屋。”（见该书第 182、183 页）

我系出沈氏三学书屋的裕春公二房。大房裕昆、三房丽春均无嗣，由我承桃。我是三房合一的独苗，从小生活在充满“爱”的温馨家庭。祖上既在本地拥有枇杷、银杏、茶桑等果园和鱼池；又在上海开



设丝绸商铺、经营外贸；家乡有三学书屋、玉寿堂等巨宅，上海法租界拉都路拥有花园小洋房。因此，童年得以随家长经常来往于古城苏州和洋场上海之间。四岁启蒙入塾，读完了传统的孔孟经籍，跳级进私立鉴塘、县立文昌等初级小学。1936年转至上海海光小学高级班求学。海光小学在拉都路431号，与我家寓所近在咫尺，课外多暇，得以阅读了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视野便开阔了。从书本上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意识上朦胧地产生了某种追求……

1936年10月20日上午，女校长赵志振通知教导主任兼高级班“级任老师”（即班主任）张琼老师：“伟大导师鲁迅先生逝世了，高级班同学去万国殡仪馆瞻仰先生的遗容……”赵校长要去殡仪馆联系，乘车先走了。我们几十个同学在张琼老师带领下出发，经过辣斐德路、善钟路、静安寺到达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赵校长已守候在门口，告诉张琼老师：她代表海光小学已登记签名。招呼同学二人一排，由她们两人一前一后带领同学走上二楼的灵堂瞻仰鲁迅先生遗容（第二天为避免拥挤，灵堂移至楼下大厅）。



张琼老师

张琼老师凝视着鲁迅先生遗容，频频拭泪。我向先生遗体鞠躬致敬后，仔细地看视先生的遗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瞻仰鲁迅先生，先生紧闭双眼，已经默默无言了。在同学们相互推搡下我依依离开了灵堂。想到之前不久我通过阅读《呐喊》、《野草》、《热风》和《朝花夕拾》，心目中刚刚树立的“偶像”，怎么突然离开人世了？我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从今后要认真学习先生的遗著，研究有关的历史……

阅报十年产生了迷惘 ——围绕“纪念鲁迅”出现的“怪事”

鲁迅先生的逝世，成为杂志、报刊的报道“热点”。尤其是一些进步刊物都出了“纪念鲁迅”的专辑。这对于我学习和了解鲁迅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好在我有嗣母的经济后盾，买书不愁缺钱。凡是《文学》《中流》《作家》《译文》《质文》等纪念鲁迅的特刊，我见一本买一本。只要有刊载关于鲁迅的报纸，也想法去购来。从1936年到1946年，光是剪报就是厚厚的一大本。

读了这些纪念鲁迅的文章，我这个原来对鲁迅一无所知的小青年逐渐增加了对鲁迅及其著作的了解。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迷惘。

1937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在上海四川路女青年会大礼堂举行。张琼老师带了我去参加。张琼老师指着坐在台上的“贵宾”告诉我：这位是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这位是鲁迅的兄弟周建人，这位是新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这位是鲁迅的学生冯雪峰，这位是鲁迅的朋友郑振铎……我能够近距离见识了这些文坛明星，当时心头涌起了一种幸福感。参加纪念会是要凭“入场券”的，张琼老师得到两张，本来是请她和丈夫



贺树老师

贺树同志一起出席的。当时她们夫妇住在辣斐德路339号三楼，贺树同志病体支撑不住，张琼老师便携带我去了。后来贺树同志由黄炎培先生介绍，到姚惠泉先生负总责的中华第一职业补习学校执教，化名李执中（1940年后我在“中华一职”读书时，贺树便成了我的老师。因此，张琼是我的小学老师，贺树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从童年到青年遇到这两位老师，是我的极



大的幸运。在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我这个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书香”子弟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关于张琼、贺树这两位我的恩师容后专文记述。这里先要披露一件材料，是“张琼纪念室”公开陈列的“刘少奇同志（张琼的入党介绍人）于1949年9月5日自北平给张琼同志的信”。兹节录如下：

舜华（张琼原名）同志：……我接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经过了数十年的苦难之后，我们相互了解的同志们得以重新相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唯贺树同志早日去逝，诚令人悲恸也。……

刘少奇 九月五日

正是由于张琼老师的提携，我有幸出席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亲聆了许广平、郭沫若和冯雪峰的讲话，受到了教益。许